

东江

· 微小说

A16

牙签

■文/王建国

那天,小松告诉我,他明天就要到马兰乡上任当副乡长去了,我莫名惊诧。好不容易才离开那个边、穷、远的山乡,明明在“老板”身边干得姹紫嫣红的,在这个小县城,要风得风要雨得雨,县里各科局的头头都得想方设法跟他套近乎。在很多人眼里,他简直就是一根雨后破土的春笋,长势茁壮。现在,突然又杀回去当副乡长,真是没法理喻。

小松是我表弟,8年前我们都还窝在马兰乡中学当老师,他教语文,我教数学,离开马兰乡是我们共同的梦想。这家伙脑瓜子天生比我好使,聪明活络,很会来事,口吐莲花,妙笔生花,情商高我一大截。那年,教育局选聘公务员,他一路过关斩将,以笔试、面试第一的总成绩顺利入选。到教育局工作不到两年,上下关系被他打理得风调雨顺。

不久后,机会的锤子再一次砸中了他的脑袋。那一年,新来的县委书记需要物色一位贴身秘书,教师出身的新书记让教育局推荐一个,他被局长推荐到县委办公室,成了老板的贴身秘书。第二年,我被莫名其妙的从全县最偏远的乡中学调到了县城关中学,虽然他嘴巴里不承认,但我心里明白,一定是这家伙的能量发挥了作用。

几个科局的头头设宴为他饯行,席间,几个人轮番敬酒,纷纷为他遗憾和惋惜。说他太傻了,干嘛要主动请缨去那么个边远的山乡,呆在“老板”身边多好,呼风唤雨,前途光明,“老板”肯定往上走,一定会给他一个妥善的安排,最起码也该一个好一点的科局一把手吧。表弟却一脸城府,全

然没有一点“发配边疆”的落寞,哼哼哈哈地应付着,一个劲地喝酒,直到酩酊大醉。饯行的人陆续散去,表弟被酒精麻醉的65公斤身体就落到了我的头上。他趴在桌子上,怀里却紧紧地搂着他那棕色的公文包。

我掰开他的手臂,想把他的臂膀搭在我肩上扶他上车,公文包“啪”的一声摔在地上,从包里跌出一堆牙签,盒装的,袋装的,两根或四根精包装的,全部都印着“节俭雅”的商标。小松见状,酒突然醒了一半,神情紧张地弯腰把散落在地上的牙签捡拾进公文包里。切,成天夹着公文包不离手,我以为装着什么宝贝,原来是一包牙签。

小松见我一脸不屑,踉踉跄跄地坐回椅子上,结结巴巴地和我掏心掏肺,他说:“哥,你可别小看这些牙签,小松我能有今天的风光,全沾了这些牙签的光啊。那天教育局长陪老板吃饭,把我叫过去向老板推荐。饭毕,老板用眼睛在桌上搜寻一番,然后抿抿嘴,舌头在牙齿间翻卷。我琢磨着老板是在找牙签,那段时间,我一颗板牙松动,前几天同学聚会时,见桌上放着包装精美的牙签,撤离时,顺手拿了几包揣进兜里。我连忙摸出一包来,撕开包装抽出一根,毕恭毕敬地递了过去。老板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,随后用左手遮挡在前面,右手捏着牙签,十分陶醉地在嘴里鼓捣起来。起身时,他特意捡起包装看了看说,这牙签好使。老板不抽烟,平时也不大喝酒,因为牙齿长得稀疏,最大的嗜好就是剔牙,饭后是一定要剔牙的,有时坐车无聊了,思考问题了,

也要剔剔牙。就像有的人习惯掏耳朵一样,并不一定是耳朵藏着耳屎。从那以后,我就成了老板的贴身跟班。除了开车门、拎包、拿茶杯、递发言稿,最令他舒坦的就是及时递牙签。他对我第一次递给他的那种牙签十分中意,于是,我包里随时预备着那种牌子的牙签,并做好随时递上去的准备。看到老板拿着我递上去的牙签在嘴巴里忘情地剔着,我就觉得特满足,有一种踏实感。哥,你知道吗,我今天的日子全是递牙签递出来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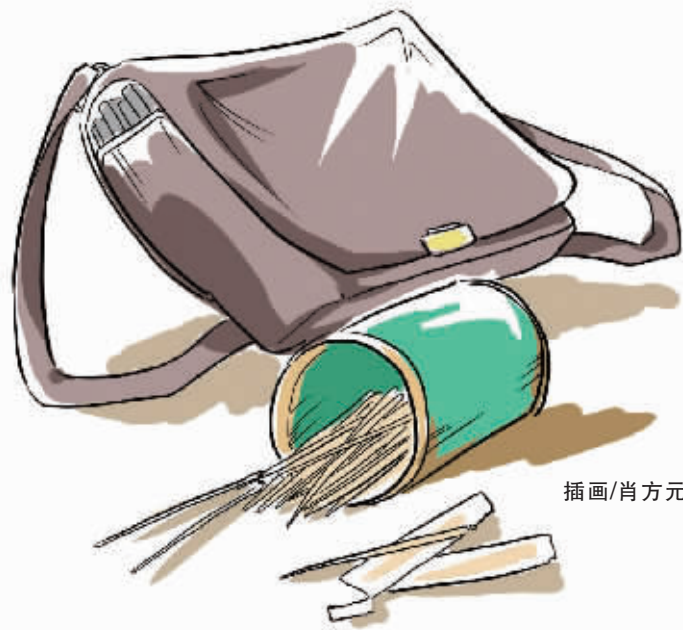
我惊异地看着小松,我的表弟,我不知道在他风光的背后竟然藏着这样的辛酸。接下来小松告诉我:“老板给我吹了风,不出意外,明年就要调到市里当副市长去了。他对我印象很好,走之前想给我好好安排,但说我资历太浅,为了避嫌,得到基层去锻炼锻炼。”

刚好马兰乡缺一个副乡长,我向组织部递个报告,从副科级干起。他说把我外派,是忍痛割爱,不能耽误我的前途,这是对我的磨炼,更是考验。承诺一年之后,待他自己的位置确定,一定把我调进城来妥善安排。”

难怪喝酒时小松那么气定神闲,原来有尚方宝剑在手。

天有不测风云,事情恰恰就出了意外。几个月后,老板突然被纪委双规了,不久查出了严重经济问题,银铛入狱。

三年过去了,表弟小松依然在马兰乡当副乡长。每次见面,他都一脸阴郁,神情怪异,寡言少语。依然提着那个棕色的公文包,每每赴宴,饭毕,他总是从公文包里摸出一包牙签,恭恭敬敬地递给坐在上首主位的那个人,说:“来,您剔剔牙。”



插画/肖方元

出书

■文/沈伯素

市长一动,规划重弄。谭市长“代”字头已经去掉,副秘书长倪景治主动请缨弄规划,要“做点事”给谭市长看看。他关照科长阮振台,尽快从档案、网上多收集一些资料,整理一个有关规划知识的小册子。他不相信有了政绩谭市长会看不到,更不相信谭市长会亏待机关的有功之臣。

为了那个小册子,阮振台电脑搜,电话催,书柜翻,托人带,弄来一堆素材,然后就一头埋进资料堆抄呀改呀。好在他电脑熟,敲起键盘来十指飞舞,紧赶慢赶,用一周时间,小册子终于按倪景治的要求编妥了。

阮振台上楼把小册子送给倪景治,就像完成一道工序,倪上司没表示半点儿谢意。

不久,市政府出版了名为《关于规划问题》的新书,在铜版彩印的封面上,赫然印了正副主编的名字是谭市长同倪副秘书长;编辑二人:阮振台、蔡茹芹。印书这事,倪副秘书长倒是没麻烦办公室的人,是他一手交给下

面一个局领导承办的。秘书小蔡拿到书,上楼咚一下推开倪景治办公室的门,一只手指点住书的封面,问:“怎么?把我的名字也印在书上了?”

倪景治神秘地一笑:“老土!大惊小怪!前段时间你出差、开会、记录、打电话,都是白干的?”

“我总觉得这样做有点对不起阮科长。”

“别说那个木头了!”倪景治又嘻嘻一下,说:“书既然出版了,不能放在库房叫老鼠咬,要叫它们发挥作用。小蔡你要配合。”

倪景治见缝插针安排召开了一个发行工作会议。按倪景治这样的官阶,还没有召开这种会议的权力。但是这回情况不一样,他请示过谭市长。会议很隆重,悬挂了大红横幅:“热烈祝贺谭市长《关于规划问题》新书出版发行!”全市所有处级单位、副处级单位、部分乡镇、县管以上企业负责人都按通知要求及时到会了,小礼堂早就坐了两三百

号人。

倪景治亲自做发行动员报告,他说:“谭市长本来打算亲自到会并讲话,但是,他临时有重要任务外出。”接着他说:“我要讲的话,大部分都是谭市长的意思。”他讲述本市首次举行这种发行会议的背景时,语气加重:“这本书对保证完成我市‘序时进度’十分重要,是及时之作,知识之作,智慧之作。”然后语气一转:“这当中也包含了我们市府秘书蔡茹芹的苦劳。”这么一说,许多人扭头朝坐在门边的小蔡看,把小蔡羞得低下了头。

会议实质议程是签订购书合同。这一程序由小蔡主持。购书指标是分配的:县(市)区各300本,委办局各50本,乡镇各20本,几乎都照数签约了。有个富镇的镇长特别慷慨,大笔一挥,同委办局一样购50本。倪景治在合同签得最热闹时候,不能自持地站起来直搓手。忽然,市财政局出席会议

的女科长说:“我们局又没有下属单位,买多了是发不下去的。再说,出这本书不是拨过款子吗?怎么又要收钱?”

见小蔡答不上话,倪景治上前一步,嘴一歪,说:“不要这么说嘛。你不看我的面子,也要看谭市长的面子啊!还有,这里面也有我们蔡秘书的面子!”

发行会开完,小蔡上楼把一沓合同朝倪景治桌上一放,指着合同发了个小牢骚:“真怪!五十万缴财政局,那个女科长还有意见!”

“你又老土了!”倪景治纠正她:“什么时候什么人说过,我们挣的钱要缴财政局?”

“怎么?”小蔡一惊:“这钱不上缴?用在哪里?”

“噢?我们是白干的?稿费嘛!这钱是你的,我的,谭市长的,当然,阮振台也要分一点。”

小蔡眼睛瞪得更大了。这位“新手”又开了一次眼界。

编辑 肖方元
版式 郑海仑
校对 胡月